繹志

附劄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繹志

附劄記

(一)

胡承諾撰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刻繹志敘

去聖日遠。異學爭鳴。漢劉子政氏。敘錄七略。甄綜九流。儒家之言。六藝筌蹄。然而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述者之明。攝蕪類。摘菁英。羣言淆亂。則衷諸聖。何嘗不同流而共貫也。顧非行已昭炯。入理堅凝。事變周知。心智完密。則擇言駁。度事偏。至使讀其書者。以閡疏爲詬病。嘻已。法言中論而下。箸錄日繁。其於聖學。或合或否。宋五子者。依經立教。辨學去非。所箸書繁簡不同。同厥體用。源流日分。各傳其師說。標一時之論。則不備。持一字之旨。則不純。備矣純矣。而言不文者。行亦不遠。儒家盛衰。大道之盛衰也。箸於行事者尙矣。空言可託。則不爲一時用。且爲百世師。何如其大。何如其嚴也。抑又聞之。兼善者。儒者之志。垂教者。儒者之澤。有其遇則功立。無其遇則言立。國朝立功之儒。有湯文正、李文貞、陸清獻、張清恪。立言之儒。有顧亭林、黃黎洲、張楊園、諸先生。吾楚承嶽麓之教。衡山有王。而農氏。天門有胡石莊氏。學不後於羣儒。而聲稱闇如。二百年間。遺書若存若亡。王氏之學浩博。書數百卷。鄧湘皋學博表之於前。曾沅圃中丞章之於後。今且風行海內。蹈厲奮發之士。興起焉。胡氏之學精深。書數十卷。李申耆大令得其稾。復佚其半。刊行未久。傳本日尠。昌濬讀而敬之。信之。付浙江書局重刻。以廣其傳。亦願趨嚮敦樸者。得師資之益也。且王氏說經之書。前上於朝。箸於四庫。胡氏繹志。遲久始出。所謂不絕如綫者也。王氏博辨縱橫。自成一家言。繹志六十篇。左右采獲。博極羣書。自諸子百家。與夫史策名言。文章精詣。蔑不貫串。而衷於

周、程、張、朱以爲之歸。脩齊治平。本末無不具。朝野今古。變故無不盡。文詞爾雅。義理平實。學者可以饜飫涵泳其間。昌濬竊推繹其指要。曰崇實。曰復禮。合轍聖塗。而爲儒術之上流者。蓋在是與。蓋在是與。同治十一年孟秋。湘鄉後學楊昌濬譔。

序

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竟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陵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于鄉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僻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先生之學達于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姦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縟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于諸子百家而折衷于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與其時天門尹李君念慈序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于毀譽不憂于堙鬱晝夜孜孜務窮盡其所蓄抑可謂信道篤而知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材智鑿起學術益歧其初莫不殫祇精力紛箸書講說代積雖遠而言議明通道藝衍邃不舛馳于先王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于學也其脩于身者仁孝忠誠德業箸矣而天人之間盈虛消息之理所以殺于性命而施于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于奧賾而列于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造知猶未致也德成于身而道貫于中然無堅固之守夐卓之見辨論鉅細雖當于理勢有亢厲俶詭之言而無深造自得從容中道之實君子猶慮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在乎詞之粹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言其學之正識之峻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襲性理之虛言昧問學之閎廓不權時勢不求典禮祖尚膚末其弊至于迂陋矜誕矯其失者徒沾沾考校于古書傳

記同異得失義利之不辨氣節之不脩材器蒙隳而人士益卑靡無用凡此非僅侈于爲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自前明來書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魁傑而惜乎是書晚出知之者鮮卽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可一日不昭炯于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恢其端深博大既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書而重之後幾遺佚去年用亟謀于婁東顧君竹泉刻于江陰以余亦尊信是書命少疏列其恉意余學識顓固痺陋罔克測豪末所以惓惓樂道者紬繹既久頗恨不獲親質于賢碩又欲附是書使名見于後世云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九日丁酉寶山毛嶽生譔

繹志原序

晚季風氣寖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墨士。作爲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百家。皆附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于結構耳。求其無所附緣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爲高論善辨。騁才以遂其所見。意嚮詭僻。其背戾于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入與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既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還之恩。匄諸本朝。不忤于時。無羨于世。歸臥天門巾柘間。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于書靡所不讀。而深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宏深奧博。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箸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宰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于先生。既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亡何先生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褁所求得先生所箸繹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逮尚論廣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檃括荀、楊、文中。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慈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于先生

生存之日。問辨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慈又烏得讀也。所苦客裝微薄。不能亟謀棗梨。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攜之。竝略序其管蠡之見。以歸之嘉言。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靈。其式憑焉。會當有知而傳之者。嘉言其毋以湮滅過慮可也。念慈所見于先生者。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上浣二日。前竟陵令。涇陽李念慈書于灑池道中雨雪旅次。

序

九流之家。多明一孔。不求賅備。隨舉所得。或源流不分。自唐以來。獨儒家者流。綜輯者衆。因分數家。曰故實。曰經說。曰校訂。至宋而經說家。又有心性章句之分。則彙故實以爲證明。彙考訂以爲參稽。各因其才之所近。而泛濫焉。大抵繁而無統。雜而不貫。駁而不醇。求所謂有始有卒者。蓋其難哉。國初石莊胡先生。以勝國遺老。殫心聖眞。統百氏同異。衷之以道。本躬行實踐之所獲。研精覃思之所幾。非聖賢之志不敢存。非聖賢之言不敢言。通會其立體致用之始終。而該貫乎百爲萬行之當否。近而日用動靜。倫常物則之間。遠而紀綱彝憲。彌綸宇宙之範。如指諸掌。如符以符。有說苑、新序、法言、申鑒、人物志、潛夫論、中說之宏肆。而精粹過之。有正蒙、近思錄、讀書錄、呻吟語之醇明。而條貫過之。可爲大學之義疏。論語孟子之廣詁。有志斯道者。亦彬彬可觀矣。申耆先生得是書而寶之。蓋幾失而復得焉。錫麒恐其遂湮也。匄手民壽諸梓。使來學皆得究心。亦冀先生勤勤誘誨之盛心。于茲不負云爾。婁東顧錫麒序。

繹志目錄

卷一……一
志學篇第一
明道篇第二
立德篇第三
卷二……一九
養心篇第四
修身篇第五
卷三……二九
言行篇第六
成務篇第七
辨惑篇第八
卷四……四九
聖王篇第九

聖學篇第十
卷五……五九
至治篇第十一
治本篇第十二
卷六……八三
任賢篇第十三
去邪篇第十四
大臣篇第十五
名臣篇第十六
卷七……一一一
諫諍篇第十七
功載篇第十八
吏治篇第十九
選舉篇第二十
朋黨篇第二十一

辨姦篇第二十二
卷八……一三一
教化篇第二十三
愛養篇第二十四
租庸篇第二十五
雜賦篇第二十六
導川篇第二十七
敕法篇第二十八
治盜篇第二十九
卷九……一六一
三禮篇第三十
古制篇第三十一
建置篇第三十二
祲祥篇第三十三
卷十……一九一

兵略篇第三十四
軍政篇第三十五
武備篇第三十六
名將篇第三十七
與仁篇第三十八
卷十一……二二五
凡事篇第三十九
立教篇第四十
論友篇第四十一
人道篇第四十二
出處篇第四十三
卷十二……二四七
取與篇第四十四
愼動篇第四十五
庸行篇第四十六

卷十三……二六三
父兄篇第四十七
宗族篇第四十八
夫婦篇第四十九
祀先篇第五十
奉身篇第五十一
養生篇第五十二
卷十四……二八三
經學篇第五十三
史學篇第五十四
著述篇第五十五
文章篇第五十六
卷十五……三〇一
雜說篇第五十七
卷十六……三二五

兼采篇第五十八
卷十七……三四五
尙論篇第五十九
卷十八……三七五
廣徵篇第六十
卷十九……四〇七
自敍篇第六十一

記

序曰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縝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亡之深以爲恨後于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檢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燮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龍意以不見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篹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幷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燮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予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予深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亡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于所識婁東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

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于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道光十七年歲丁酉三月朔日戊寅刊成附識于後武進李兆洛記

繹志卷一

天門胡承諾識

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爲大人焉。學爲聖人焉。爲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爲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爲學示人也。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人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日誠近乎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之事。取則而無差。終身從事焉爾。人一日之中。有四氣焉。有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氣。有專一之氣。清明之氣。衆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成。專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宜矣。專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于復性。性者。人所固有也。然一麗形質。即受程于氣。而受蔽于物。氣有强弱。蔽有深淺。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也而使之歸。因其歧也而使之一。因其微也而使之著。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所無。不縱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于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

出于清明。不出于昏雜。卽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勤。使生意鬱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瑩。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塡塞虛靈。使光明不續。功虧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盡性之功。必先窮理。卽事窮理。謂卽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卽得其理矣。卽物窮理。謂卽物而推爲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違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遝至。而資用不匱。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已見。以爲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事之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眞是。有眞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卽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卽精微玄妙。無當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虛者寸步卽顚。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願人有此病也。若夫眞妄之際。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僞。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凝然而深。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質。所以制其僞也。取於其貞。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宜也。取於其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燎以道之。薪燎既具。而馳榛

莽之墟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者必沒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阬塹而憂狂走之自踣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耿捷徑者也舍大道而慕曲學昧近功者也君子之學辨之有素矣欲爲聖賢必以聖賢爲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也古人羹牆寤寐之說皆是也其馴而習之也所行必正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得也斂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麗不動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捷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勢辨若白黑輕若羽毛拒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濟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閒歷聘而不言勞盡己而不爲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爲無益不以聖賢踐履爲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而內之情欲外之時執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內者欲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執已先據之矣事與事相距則柄鑿而不入理與理相錯則雜揉而難稽心與心相攖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顛沛皆仁也壺飧饘饎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傴僂循牆皆禮也昧爽待旦皆思也故學之始也空洞顓蒙不甚相遠有所感而即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慕愀然而省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爲其所爲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也與之爲優游與之爲嫻習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所見無非

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歲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袒深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談都會之美者。使人跂。述峻激之湍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牆。不爲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爲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說極精。卽事仍未精者。究此一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內心之疚。猶恐爲一人之義。非天下古今之義也。又恐爲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是以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恤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衆義錯峙而迭見。或一義細縕而包羅。散一以爲萬。合萬以歸一。纖毫不爽。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脫舍。禮樂所以養德也。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然而君子之學。不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通而不由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過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闊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虛遠者。指以實地宜自驚。不能自驚。不可以藥虛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不已。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囿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脫舍之事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

而攻治之同一書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尙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翛翛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悅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衾影屋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之間終生誦習祗見其齟齬渙散補綴掩襲不得浹洽脗合之處皆爲人誤之也故理義悅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悅處物爲義見其處之合宜則悅以古人理義之事度吾心所欲爲之事多與之合則悅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繹浹洽於心則悅故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聞聖人之言卽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卽得其凝道之體故斂藏如秋冬靜謐如井泉鎭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洫然不見其端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廈貯錢穀積之雖多要皆收斂蓄藏闃若無所有也室廬狹小不能多藏而積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漫朽蠹不可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凝承一也褊淺勃露者有名位卽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卽以義理驕人以言乎名位則驟遷而驟蹶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窒故名位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遷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如蜾蠃之祝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遠矣雖有聰明之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旣得所假又恐安其所常

見溺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讀非聖之書則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者善矣究經傳徵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僞覽山川形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業必擇藝所志必擇類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用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儀刑於家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說有餘應務則疏容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即非天下不可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斐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或遊心六藝但以飾智驚愚所矜尚者匪動於意見即慕於浮名非狃所獲而自足即妄引所未至以自欺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況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己之所爲或是或非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二古人之事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矣又不可漫云是非當求所以是非之故一一爲之舉似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己見當旁求古人已定之論以爲證據庶幾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清夜夢覺之間與夫羣居旅遊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寧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有聞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爲之害爾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舉以從事茫如搏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爲定案實謂在我者不

可以疑似爲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田也。時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精切較量。我所爲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爲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此中格格不樂。皇皇難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能。雖欲務多而不暇矣。況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爲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紬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急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爲學之事也。

明道篇第二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資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爲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竝生。或先後殊時。皆未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爲先後。如周禮六卿。以所職爲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爲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卽樂也。人事卽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治。

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値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卽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得性情所安値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月朓日食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既曰生之何由戕之既曰鞠之何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地而有加損不欲奪人之生靳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且在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有不會者卽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卽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證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聖人之理何以共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

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捩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迂世之平以和懌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脂車歷聘揖讓人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暉映其間所以扶道之微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捩險以挽其悖聖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間由乎人與道原無間也相與行道在人者猶在己也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所行之道皆人己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間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健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口體之身而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實矣既有動靜即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即有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可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強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即道也遏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涸感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者人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之大恉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人之書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

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偏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値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愼行不遷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寘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流露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根柢發而爲幾則端平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即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即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瑞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

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胸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檀之志衆所同好也而赤芾充於朝青蠅止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迹衰世之餘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卽生皇惑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脩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性惟荀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中)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夭氣也所以吉凶壽夭理也氣得理

而覬覦息。如牧羊子夢爲王公。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爲脩短。一爲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脩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脩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卽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也。說書者以明德爲命。說詩者以天理爲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曆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爲命。聖賢以行道爲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爲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爲命。顯仁者以昭著爲命。達幽者以隱遠爲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此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卽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間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爲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蓋一物各爲一命。萬物合爲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此。此言其理者也。龍逢、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昭子、祈死而死。邾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牖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弑二君而死。公子慶父、公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盜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死貪死佞。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夭。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攢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讒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徵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

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弒。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久也。人且遲之。不知凶人者。其所爲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遲速委曲。或爲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脩悖。頓喪所恃。卽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敝。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況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誤。寧當小有差忒。輒生皇惑。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己。以俟沴氣之告終。天道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貴賤之故。欲以下土之讙咋。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沸鼎之中。而創枯魚之泣邪。況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治世者。命必達。生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穀。彼獨罹罪。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不思。未成之幾。尚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曰一作而不易。豈識微之論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爲。則不爲矣。雖若受制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己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以此自制。而不狃於爲惡。尚可拯救十之五六。使不至殺身。則命之說。大有益於小人。此天心之仁愛人也。性原於天。其體常

明。非物誘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掃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別也。

立德篇第三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卽理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當然。自然者。衆善所同出也。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強。則知當然者不可易。聖人教天下。因人物所當然。爲之品級。爲之節制。天下由而不悖。而謂之道。君子脩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遏非幾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有之謂德。道有榛蕪。有岐徑。有牢塗。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如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穫矣。獵已饗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爲江河。終爲汙沱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閼。宜護惜焉。使不至涸濁。故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護惜也。既疏導之。又護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既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大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深山之中。石璞之內。而不在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膚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膚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爲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雖盛大如江河。要皆

近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爲寶德以無聲與色爲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既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捩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動之幾遏欲之功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卽其機而遏之則不失靜之體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君子脩德爲務私欲之發亦微矣從其微者制之似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爲難遂不妨與爲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不戒以爲固然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於前卽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深藏於心謂可闕匿也一念初生常若衆耳衆目伺乎其側雖無他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凝然難犯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地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而無所交入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然存理去欲又當兩路擒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克己所以去

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來方寸之間。自然有渣滓宿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深。昏濁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況以私欲結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石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悲。尤可痛也。入德之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沖淡簡要溫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精氣。禮猶體質。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事也。德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豫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絪縕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藏於根荄者。自有天地以來。至千萬年之久。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無不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縱一橫。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不實。卽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既得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斯名焉。苟不徹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內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既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既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隕隴草以

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豶豕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履常而脩德者。溫恭之基也。見異而脩德者。補過之門也。有漸次日進者。有敬畏日進者。有繼續日進者。有恐懼日進者。溫公所云。制悍馬幹磐石。若轉戶樞而已者。在乎立志與用功。不僞不息。斯得之矣。

繹志卷二

養心篇第四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遂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閼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即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身所值之事。爲心所藏之事。即所以棲宿其心。心以道義爲棲宿。以非道非義爲震憺。有所棲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棲宿。孤危震撼。有如滔湯。小物引之而去。況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趣乎。所謂致一者。如身在居官。即以居官爲心。以薄書案牘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良吏。如身在軍行。即以軍行爲心。以斥堠寓望。設伏用間。爲心所藏之事。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欲盡心知性也。以仁義禮智爲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聖賢之徒。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非不相接也。譬如主人處宮庭中。由來覿深嚴肅。客從而詬侮之。主人即不逐客。客豈可久據主人之庭哉。客去而覿深嚴肅如故矣。白刃當前。目不見流矢。紘網彌澤。行不避機隧。勢迫於外。心迷其舍也。飲不與啜期而啜。自至晦淫之疾。似蠱溺與笑之相因也。神亂於中。官失其職矣。惡臥而欲祛之。祛不已而臥轉亟。惡放而欲閉之。閉不已而放益馳。以道自強者。不如其無強者也。人莫悅禮食也。益之以饑渴。而棄禮若髦。人無不求逞於人也。加以晉楚之富。求逞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

故養心者。以一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滌之。慤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眞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自以爲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圉。然而足力止於百里。目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睟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覩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爲心。嗜欲不留。智巧不萌。以此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清。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深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閒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牽其天性爲之。不特出於私己而爲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爲禽獸。卽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爲義理。強齊義理爲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榦。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況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爲之象也。既充實焉。又輔翼焉。有檢之衷。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爽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撓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

所麗。如臨民者。舍嚮明之處。親奧窔之隅也。故必措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甚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栖泊。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墉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窮通利害之交。如大敵攻圍於外。奸宄竊發於內。雖有高城深池。亦瓦解矣。私欲未淨。心未澄徹。敝敝焉日以學問爲事。見聞益廣。才智益優。適足增其雜亂。長其驕吝。又如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洽。獷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弭內亂。不暇禦外寇矣。君子養心。不使有孤立之理。曰禮。曰敬。曰恕。皆所以爲仁。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皆所以爲義。多爲之塗。以厚其勢。又躬行焉。以調御其生熟。如大敵攻圍於外。謀臣猛將。盡其捍禦於內。何圍之不固。何寇之不北哉。思者。心之職也。養心者。不可不善其思。一室之思。可決一世之得失。不窺遠見天下。必非營營之思。無關得失之數者也。在人之思。可通物類之頑冥。二氣感而有情應。必非憧憧之思。無當感應之理者也。蓋天之使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爲聖賢。亦可爲愚不肖也。以其受指於天。故止可爲聖賢。必不爲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慎思也。

脩身篇第五

記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脩身之事。莫先爲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

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蓋義理所聚也。義理周流。物我無間。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間。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間爲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淳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間。行諸己而不遷。仁道在是。爲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惰慢必虔。間絕必續。外弛必閑。內縱必斂。孤立者輔。雜揉者純。敬讓而寡過。凝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人。去壅閼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瑩湛。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間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己。匄奪朘削。無不可爲。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固。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清明在躬。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間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間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瑩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遣。不勝其憊。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阻。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績。其質雖嘉。狃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爲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竝也。六氣之和以爲使。五行之物以爲用。法象以爲紀。九有以爲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

來蓋衆美之所會以成其爲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聚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深山側陋之儒待之躋于朝廷傾側擾攘之世待之歸於晝一機巧趨利攖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撼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氓不識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于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脩短之謂而實吉凶脩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爲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享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於符契所以教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夭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教者亦備是以亢宗庇身以及子孫所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竭蹶畝畝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愼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教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恆業而肆其頑闇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主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其怨府所謂詩書禮

樂威儀俯仰無不斲削淪喪以至於殆盡而欲集衆多之祉敹無窮之壽豈可得邪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亂生於萬物不和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由於廢禮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衆所共由之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飲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間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寧止橫逆不加免于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尚且封植愛惜不使曝諸風日汙以塵垢而況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脩身之要有三居心宜清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汨沒等減卻一時妄念即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即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前者天地不能違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清也非惟心不可放即氣亦不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君子非禮弗履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躁動失馭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于中必威儀喪于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障篦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清即容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窗淨几不移時而塵垢集清池瑤墀不歲月而苔草生因積漸而有垢翳因垢翳而致蒙蔽聖賢事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湔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遠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聞過而痛其不聞過

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竝投。善者如木之條榦，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遏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即爲不善。不善即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載。人當隨事警省也。威儀不謹，人見爲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爲可駭。言行不稱，爲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絕之。一日之間，非簡細故以自崇，即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爲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即謂之惡。人事筦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筦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爲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警省而已。一卷之書，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脩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私意中帶出。然其爲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零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清，零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己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即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疏懶，即不可遇事解弛。平日浮慕居多，即不可存近名之念。平日私己居多，即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即醫，知過即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譏，然後不敢爲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即不爲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爲也。以恐懼而弗爲，若無恐懼，即爲之矣。以恐懼不爲惡，猶好名而後爲善

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爲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爲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爲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既爲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量之外。聽其缺陷。亦非待揣摩計較勉强行乎闊大之途。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健順。即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意爲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已。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爲善去惡之事。不獨己欲爲之。又欲人皆爲之。善之在己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己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即改之。不必己有過也。己雖有善或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爲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己成之惡。皆反而爲善。所以去其間隔而同天地之心也。但能爲善。不知去惡。則所爲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爲君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閨門之和。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之也。然而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胸中無附麗夾雜。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緒。皆爲欲所使也。人事千蹊萬徑。皆爲欲所亂也。嗜欲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

言者亦非。此亦畫地爲餅。不可啖也。君子之脩身也。觀宥坐之器。知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觀水之赴壑。知處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殖。知重厚多育也。觀川之懷珠。知潛必著也。觀蛾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鳴鶴之相應。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歧路多迷。知善惡之分。其始甚微。終甚遠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剖而爲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間。貴其兼容。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不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禦患於外也。觀風雷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宜速也。觀蘋藻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觀溜之穿石。綆之斷榦。而懼夫朝夕之積劇也。觀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伐性。甚於顓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車。易於山徑。蟻壞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愼所以狃之者。大盜殺越。不以晦夜。鼷鼠竊庾。不以拊搚。猛虎突藩。不以衝機。煙炎漲空。不以簸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是故君子愼所以縱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蓋書於大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損者也。不急之事。事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及四海之內。埶位爲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何人。孰非念之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之。古之君子。頤指氣使之人。晏安鴆毒之欲。浮華無用之察。矜張誇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謗我者。責我以善也。人顧怨

之。君子不惟不怨。卽所責之善。吾旣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又願狃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鞭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子。矜尙存乎心。不見人之勝己。間有見其勝己者。亦不承之以受益。而承之以媚疾。矜尙見乎面。人不肯以所長相助。久之不知人之遠己。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己者。是以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此亡國喪家之言。不知自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衆望。君子憂之。於名理之外。別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之。功在身外。若人器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體性獨忲。君子危之。若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無餘念於胸中。無求多於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有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常知己之不足。則勝氣日消。常知世之廣大。則溢情自斂。若此者。知節故也。恃刃之利。而敝敝焉。以割物爲務。必物與刃俱傷。恃知之多。而敝敝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困。凡人處分量之際。禍福成敗。不足止其踰越之心。知四時之必不可過。則詘然止矣。四時者。天地盈虛消息之節也。春夏之間。乘長養之氣。日見敷腴。未嘗充實也。未嘗堅凝也。秋冬之際。申以露戒。以霜禮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天地之道。原無所謂贏也。充實而已矣。堅凝而已矣。君子以此爲心。然後所得於身者。皆充實堅凝爾。

繹志卷三

言行篇第六

其次則在乎言行之義。易之繫詞盡矣。是惟無言。不欲其不可行也。是惟無行。不欲其不可言也。大指則行先而言後。行有餘而言不足也。言者。神志所寓也。高而絕物。亢悔之媒。卑而近替。衰亂之徵。誇而陵犯。是謂不祥。姦而潛深。是謂伐德。盡而招過。衆怨必報。迂而不切。心慮無主也。激而不平。道德未純也。繁而不殺。學問未一也。實理者誠也。輒言虛無。病在不存誠也。理之所在。當然而已矣。輒稱高遠。病在不窮理也。賢者之言。或有小疵。不能彌縫而指擿其謬。反引聽者入於所謬之路。則指擿之害。與勸導等。病在不樂善也。無必爲之志。故放言不慚。不程量於躬。故尚口無已。它若滑稽炙輠。悅人聽聞者。亦不足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非直妖孽也。事有經有權。舍經而言權。是語怪也。力非直攘臂也。事有義有任。舍義而言任。是語力也。亂者。鷙猛之流。好言鷙猛之事。血氣必習於粗暴而易與爲亂。神者。幹蠱所託。好言鬼神之事。精爽必馳於杳冥而爲鬼物所馮依矣。聖人之言通而粹。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其利溥。有德之言。其暉曄。舉典之言。其行遠。道下之言。其信孚。忠上之言。其愛篤。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也。鄉曲之間。所當言者教也。猥賤之物。不可言於朝。褻嫚之事。不可言於家。君之詔令。誦習而稱說。臣之職事。論列而昌言。議道法者。不下三代語行習者。不越四德。要使天下聞吾言而益信。其所固有。得吾說而各證

其所同得。不使有德者厭聽。不使無德者起爭。不以吾之所長。掩人所短。不以吾之所短。廢人所長。是君子之言也。若夫一發言不離狙勢。一持論不忘遂私。趣人有爲。必以利啖之。欲人無爲。必以不利沮之。雖與人言道義之事。其爲說也。亦依於利。辨說雖多。總以飾其險阻。尤君子所羞也。君子之行。彌乎天時。亙乎海宇。通乎晝夜。渾乎寒暑。故有當勉者。有當克者。有當辨其疑似者。有當引伸而觸類者。聖人者積行而成。非一躍而至也。習之則能察。安之則能習。一而不二。則能安矣。日親六經之指。以窮道義之原。嘗觀天地之心。以長閎曠之識。安止者仁之順。遷善者義之決。舒泰者循理之實效。高明者積善之累基。日新之功。梯有以取無。累心之處。緣有以省無。憂世既深。不覺其思之壹。樂道既眞。不覺其事之長也。止貪於徼。止競於初。止淫於意。止慝於獨。積小善以成大美。聽微言以救巨失。食息起居。常若有所制而不能遂。語默動靜。常若有所防而不能果。理之積中也富。心雖閒適。莫不在義禮之中。心之觀禮也熟。觸物呈形。無不與吾心相見。欲聞其過。則獨處而思之。欲君子之道廣。則虛己以好之。剛者和之。鄙者易之。深阻者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險者闢之。卑者抗之。駑者策之。固者達之。皆以均調取適養中和之德也。有敝蹝天下之心。則常伸於物上。有臨財無苟得之志。則常不屈於物下。獨行其願。不愆於素。履道以坦。不亂其貞。澹泊之趣。超於遺榮。閒定之懷。高於抗志。內之嗜欲既省。外之物誘皆輕。自攻其過。必能容人之過。吾愛吾鼎。亦必愛人之鼎。嫌疑所不及。勿設情以待人。賢哲自有心。勿相索於機械。尊其身者。必不卑其儔匹。處於禮者。不加人以非禮。不陵人而上之。故佞不能媒讒。不能間爭先之道。在乎處後。持滿之

道。在乎若虛。忘私則自牧。無我則不校。居敬者自彊。反觀者常勝。內之衾影無媿。外之險阻自夷。隕而不喪。得而不矜。損而不削。盈而不溢。迫而弗困。寬而弗陵。羣而弗掩。孤而弗危。安而弗惰。悴而弗辱。喜而弗昵。怒而弗艴。能而弗倨。細而弗嫉。譽而弗市。毀而弗訾。先而弗疾。後而弗迫。亂而弗改。其度是以所居皆安。所如皆適。觀其倫常。可以知事使。觀其喜怒。可知恩威。觀其措置里巷之務。可知爲政天下。觀其步履端莊。可知蹈義不回。觀其起居有節。可知非禮不動。此君子所自勉也。自治不勇。則惡機日長。惡事日積。聰明有餘。恐易於見理。亦易於藏匿也。終日爲善。不免自欺者。有爲爲之也。與人共爲善而不若彼之有成者。誠僞不相若也。同爲一善。而人情安彼不安此者。素行不相信也。器量不相欽也。喜怒不愼。其氣輕也。原所由來。惰於克己也。情欲不戢。其志淫也。原所由來。疏於務本也。最難平者怒。姑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亟塞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疏密。事事貪慕。必儀小而失大。人人稱美。恐好圓而毀方。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固。多所沮喪。日親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惰慢不脩。勝己者遠。燕遊無節。佞我者近。相與竝立。欲掩其美。是自毀也。相與共事。欲壞其功。是自敗也。因人情相靡而婉轉以順之。逆探人邪志而柔從就之。是相與爲不義也。勿好大而力不足。勿思遠而行不赴。念之自知者。勿遂其妄行之恢廓者。勿離其本。居處豐溢。飲食珍異。其間必無志士也。聞人有惡。怫然怒之。則工讒者易爲謗。聞人有善。必慢應之。則護前之私。爲人所窺。終身無受益之望。處下而心不服者。不可居上。事上而道不盡者。不可令下。兵不憎鏌鋣。而憎陰慘之志。怨不深矛戟。而深次骨之毒。禍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薄。禍不

鍾顯惡而鍾詭祕之私。遇故人不親。而勢諸名卿爲熾。吾鄙之。羔鴈在門。蹙然而起。割席分坐。自異於鄉黨儕伍。吾嗤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擁厚貲以歸。吾恥之。不居卿相。不近道而妄發。於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致客千里。釀貨萬貲。吾危之也。故三有七無、三患五恥、之屬。君子無時不省察焉。小旻之卒章。黃父之九言。君子無時不誦憶焉。師友不及攻吾短。以朝廷法教自治。法教不足及吾隱。以朝夕聞見自治。九思自警。無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惕。終身不履非禮之地。心所欲爲。稽諸知仁勇三德。不合三德。是謂妄動。三德無忝。行之不必疑也。此君子所自克也。寬大美德也。寬大不知界限。其終必無廉隅。苟無廉隅。凡可容身。莫不暱就矣。忍柔美德也。忍柔不思自勵。其終必無羞惡之心。苟無羞惡。凡有微利。亦思啖之矣。儉樸美德也。但知貨財宜節。不知道義是崇。必至損人所有。益己所無。而放利彌甚矣。謙恭美德也。但知處己宜卑。不顧遇物有節。必至令色足恭。見鄙於端士矣。宏曠美德也。然宏曠之致。出於虛假。則狹隘拘謹。反覺發於眞實。而宏曠之僞。不若拘謹之眞矣。勤勉美德也。然有終身之勤。無尺寸之功者。非所爲而爲之也。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與棄日同也。博聞美德也。本無檢身之勤。日事見聞之末。物愈侈者心彌放。理愈繁者知益紛。日積月累。塵垢滋深。所謂物者。皆以奉其私意所耽。所謂理者。益以長其私欲所蔽也。此君子所必辨也。天地之間。和氣之充周也。稍有不和。卽爲底滯。卽爲缺陷。所貴於君子。以其能和也。所惡於小人。以其好爭也。世治則和德被於小人。世亂則爭端起於君子。天生君子。所以止亂也。故崇讓而去爭者。必君子也。世治則多賢於衆多之中。而常爲人所尊。世亂多不肖。處不肖之中。

而不爲人所惡。其道無它。不以人之不足。形己之有餘。不以吾之所短。廢人之所長。不好倡和而惡參酌也。處人己之間。未有不自私者。未有不多欲者。君子志在安世。不在安身。知一人私欲。可致衆人爭亂。衆人私欲。可致舉世爭亂。故欲平世亂。先自平其心。去私者。視人之善猶在己。寡欲者。推己所有以與人。故措世以安。亦藏身以固也。君子有所甚易。有所甚難。其所難者。王公大人不得而吏之也。閒人華士不得而友之也。援而引之。既不可干。推而崇之。亦不樂受。其所易者。授之以祿。無問多寡。委之以事。不擇勞逸。水土之役。執技以從。鄉曲之吏。奉命惟謹也。貪之貨財。老之筋力。君子不以責人。山人用舟。澤人用車。君子不以强人。寒之葛屨。暑之旃裘。君子不以苦人。此引伸而觸類者也。驚世駭俗之事。可暫而不可常。其可常者。必其可久者也。常者事之理也。久者理之效也。聖賢不以後此之效。決前此之理。故道其常。不道其久。日用之間。當然則然。有生之類。當爲則爲。以人我同得之心。處人我同然之事。不營心所事外。不求報所事中。道德所在。無不同也。必欲人之同己者。道德未至而强人以相下也。仁義宅心。無不是也。必欲人之是己者。仁義未充而求人以無非也。君子論世。惟欲其有道也。論人。惟欲其行道也。有道於世。有道於身。其道一也。行道以人。行道以己。其行一也。處順境者。不喜事之遂意而喜爲善之易。處逆境者。不悼生之不辰。而自課守善之堅。則或順或逆。或窮或達。無往非入道之日矣。過者過也。過於本事之中道也。天道盈虛消息。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亡。當進者進。當退者退。當存者存。當亡者亡。夫何過之有哉。乃當進而退。當存而亡。則有之矣。故人之有過。不可不改。雖在耄期。猶當自勉。聞它人之過。亦當自省也。爲人

受過賢士之心與人同過賢士之行與老成之人居與端誠專一之人居皆改過之助也不以一朝之失戾五常之性不以五常之性徇一朝之失是能改之力也所過既改故迹不存如更是一事矣人之好之嘉其既新忘其前失如更是一人矣夫改過者天心也天道純陰之時萬物剝落冬至子之半而一陽復矣自五月之姤至十有一月其數爲七而必復矣天地之心未有一往遂盡而不返者人居其間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俱逝無一事不合乎天賢者爲心未受牿亡所以去天不遠違止咫尺負疚萬狀俄頃不能安者天心迫于內也小人善機已絕如亡國之社不受天陽是以愧恥之心不用以改過而用以文過求一事能悔不可得也如萬物已槁不受天地之氣絕則竟絕矣又何望其復蘇焉改過之美有悔於厥心者有服於人言者有創於覆敗者其爲補救則一遂過之惡有不知義理者有性與人違者有狃於不義常懷僥倖者其爲迷復則一聖人之言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未有言轉禍爲福者聖人重改過謂其能轉禍爲福也書記秦誓是也蓋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所改者一事其美不止一事也是以聖人取之天心佑之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嘉其有改悔之美無飾非之愆故隆其譽以爲揭日月而行也若夫患難既寧謬舉復多屢爲屢失亦屢失屢悔聖人所爲頻復之厲亦奚取焉

成務篇第七

天之告人亦詳矣知者能知之賢者能行之器械宮室舟車之類觀象於天大經大法陳焉觀草木之華

實。鳥獸之儔匹。形體之隻耦。而性命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麗也。火見而清風戒寒。鳥中而農事皆作。將寒則呼婦子室處。將東作。則主伯亞旅皆出於田。天無時不示人以事。君子無事不受命於天也。此制事之本也。物必有措置之所。措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惟聖人能循其理。能通其變。循理者仁也。通變者知也。仁知合德。而後能得義之所在也。故義也者。慤然不可犯。猶王者之命也。王者所命。卽天命也。命之所在。卽爲義。義之所在。亦爲命。若不知安命。卽是不安義也。故凡命所不可爲。小人以有害避之。君子以義不安而止也。小星之妾不敢當夕。命有尊卑。卽義有可否。非避害也。實畏義也。孤竹之君。遠適海濱。義所不安。卽命有不受。安之若命。而後能行義也。衞之幸臣。啖以位而不受。義所不可。卽命所不有也。衞之嗣君。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命之所大。卽義之所重也。合命以定義。而義益明。此制事之用也。義所以法天也。知所以辨義也。知也者。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朝。小智博物。大觀窮理。理有餘於物也。察邇者防姦。通識者徵義。義有餘於僞也。天下之物。煜然而光者。不必內暸。瑩然而鑑者。不必外光。智在四德爲貞。於物候非發榮也。而收斂也。衆人求知於聞見。聖賢求知於義理。故衆人之知流于妄。聖賢之知統于仁。以仁統知者。其知大矣。亂天下者。私智小慧也。鑿空而妄搆之。害尙未形也。深求而苦攻之。多爲之揣摩。多爲之期必。多爲之防護。多爲之導就。然而無益也。徒迂以歲月。放

之險阻。甚有由乎覆車之軌者。君子之知。用以辨義而已矣。器類紛錯。不任聰明。而一授之象數。以象數能周器也。萬物繁育。不信物態而進觀天道。以天道能裁物也。凡事合義者。如歸餘於終。歸奇於扐。不能踰贏縮之理。事不合義者。如灼灼其華。離離其實。不宜在凝寒之日有德於人。衆所稱美也。有時略而不取。義重於惠也。救災恤患。蹶然而起。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義重於恩也。崇匹夫之小心。貽名教之大辱。以此知義重於信也。功大而義不足者。徵其功以明義。而義始見。義於功俱美者。詳其事以敍功。而義亦見。以此知義重於功也。或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或抑衆人之惡。申一人之善。以此知義重於衆也。辨義之學。莫如去私。甚矣私之爲害也。晉平公杞出也。其治杞田也。以出而厚母家。情也。行以私意。則有害於義。女叔齊於魯。以職貢不乏。不盡治杞田。亦情也。載國計以行。則義而非私。乃知情者。義不義兼焉者也。惟私則全害義。君子處事。必大去其私。乃若其情。猶可衷以義也。枉道以扶弱。猶枉道以助強。皆私心爾。矯誣正理。而譽人以善。猶矯誣正理。而毀人以惡也。皆違道爾。因摧折而意氣有加。猶摧折而素履盡失也。皆信道不篤爾。以柔巽卑屈事人。而得所欲。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我。而恣所取也。皆患得患失爾。聖人性其所性。神道在躬。以物與物。其應無窮。內無所係。外無所牽。故止乎當止之處。不措於非所行於當行之日。不失於後時。欲誅聞人則誅之。欲討亂賊則討之。一身之內。一心之中。有純陽而無纖陰。與乾合體。卽與天合德。何所撓曲而爲羣陰所牽持乎。是以徵於事者。喜怒哀樂。必中其節。辭受取予。必式於義。出處語默。必合於道。議論文章。必折於聖。必根於性。而私無所託。不必兼權熟計。而後免於爲惡之

事也。事之成也。不能孤立。必有資於對待。既有對待。即有異同。人之有事。非成往事之終。即開來事之始。自始至終。必有變態。天下所樂者同也。所同之中。又卑趨洽比以求同。所惡者分也。所分之中。又區畫扞格而亟爲分。是以其同也。得必至於相靡。失乃至於相牽。其分也。初猶似乎相御。終遂至於相戰。君子兼覆天下。必使即而懷於異同之中。勿使忿而決于異同之外。與天下賢士參考互訂。各盡所長。以求殊塗之功。不與天下鄙夫隨聲唱和。僥倖妄發。以遂一方之見。所以見至理之無偏。王道之無不貫也。亡何世俗之見。必欲委曲徇物。使賢者雖有義理。無由常伸於衆論。而依阿洪泲。往往行乎無阻礙之域。又以世情太工。不能生長道義之心。廉隅黼璧。盡捐以徇人。去百鍊之剛。爲繞指之柔。終不能成天下事也。且一事之中。或難或易。或吉或凶。皆點綴事理之變態。而所事之正理。則屹然變態之外。雖紛不亂者也。以定理處之。可省用智之勞。以大心觀之。天地萬物。皆在其中。而定理出矣。故曰。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禾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亡何小智之士。惡正理坦夷。而樂出險阻。往往於正理之外。別求一理。以遂其私。既有別理。必與正爲敵。既有其敵。必相傷。相傷必虧損正理。有虧無以燭照邪僞。自以爲計定而動。不至滲漉。而事中固有之變態。觸而生者。必不在所計之中。芒芒駢駢。如行道而值路歧。一離康莊。則歧路之中。又有歧矣。必不能成天下事矣。彼聖賢所爲。夷坦而已矣。其所尊卑。莫非天地之尊卑也。其所屈伸。莫非二氣之屈伸也。倒行逆施者無爲。艱難險阻者無爲。消沮閉藏者無爲。瞋目切齒者無爲。紛亂雜揉者無爲。墮黨崇仇者無爲。履中蹈和。政明刑肅者爲之。不中不和。不成政刑者。弗爲也。是以

知則欲人共知。行則欲人共行。憂則與人同憂。樂則與人同樂。無有間也。所以合同異。歷常變。而無不宜也。事之大者。莫如治亂之幾。事機之會。不可失也。君子不能起而承之。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小人敢於一爲。以其僥倖也。迨爲之而效。所謂君子者。乃始屏息縮歎。悔其失於後時。而天下大勢。遂在小人。不在君子。又或彼此皆賢。不自我發。使豪傑之士。先我爲之。雖有其心。不能果決。以達於事。其亂雖定。而束手旁觀。亦終身之羞。彼奔走使令。小人之才也。君子或因其才。以濟吾事。小人即竊其事。以軋君子。爲君子者。力不能制。任其滋蔓難除。即間起而除之。害且發於它端。翻貽天下以不可弭之憂。且以小智而挈大權。不能靜亂。更使亂人擊去之。以張其勢。皆當事之過也。且天下之事。利或生害。害亦生利。不可一切退避。不可一切直遂。不可避而避。是廢人道也。不可遂而遂。是逆天心也。或迅猛以震動。或詳審而濡浹。迅猛者。如疾雷之奮地。詳審者。如春雨之潤木。義在詳審。則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不爲懦弱也。義在迅猛。則焚溺之援。戰陣之機。摧剛之勇。救鬬之速。非以急難趨利也。斷以義而必行。志氣雖疾。心慮則閒也。不可遂而遂者。志大心勞。求非其道。敢於犯難。終以輕發喪功。宋襄欲爲齊桓之事。已而見困是也。不當避而避者。一意慎重。失所以斷。至於智勇俱困。劉繇、王朗。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使孫策坐定江東是也。此易所云。微彰剛柔之理也。微彰者。舉事之機要。剛柔者。居身之規矩。剛柔以立本。徵章以審機。知徵章而不知剛柔。則不合天地之正理。舉事必流於機詐。知剛柔而不知徵章。則不察人事之緩急。應事亦失於拘泥。故同德爲衆。知幾爲義。與衆與義。而後可圖天下事也。處事之法。有天然之良能。有不易之

規矩有必由之塗徑有自然之節次是以上下古今不可無學程力矯惰不可無志學也者致廣大之理而會於吾心舉吾心之廣大而施諸民物者也志也者才之所由以盛也氣之所由以壯也事會之來有人事阻遏不得直行其道者有內心多欲義理不能自勝者有衆生遝至應接不暇因而滲漉者有一事之中曲折多端節次陵亂思慮所未周者必也人事阻遏則思物我之際何以有間內心多欲則思克己之功何以未精憂衆事紛遝則思古人何以不擾慮一事難周則思古人何以不遺事變有方者也其奪人之精爽而使之無者於其相牽也死生不偶者也其薄人於危險而不可逃者於其相靡也人之一身少壯衰老形體與性情所宜不同古今之久皇帝王伯其時之人心事之得失亦所宜不同上所愛憎之情下爲吉凶之命不可以理求也此所榮藉之階彼爲恥辱之門不可以類觀也古人偶逢其易今人適際其難不可辭以不能也大率失意之事不必急求遂意靜以待之自有遂意之日治天下亦然小不正者非才略所能正持之以靜久當自正也動之極者非法度所能止制之以靜其動自止也一事之功未奏不可更生一事用力苦竭二事俱債也一害之去未堅不宜更攻一害用志既分二防俱疏也容足之外無用之地也非此則足無所容未雨之綢繆不必然之慮也非此則禦雨之道未盡也宜先而後是謂失時失時者兩蘗不去將用斧柯宜後而先是謂兆憂兆憂者神者告之行將及也以干賞動者慮及傷害而止以蹈利奮者徼見抑損而絀扶義以動則折而不撓守正以奮則困而愈和何以知之以其終事知之終事百折不回必非一時意氣所爲也人心風俗習實爲常者變而更之亦自有法事有操之太

慮爲已甚者此類是也事機相觸姦人懷僥倖之心緩之須臾則常理自勝事有天不可必抑之以從人事俾與衆共見此類是也事有益於人者有一人焉不顧其難而欲爲之雖成否未必要不可不分其任於此猶豫人皆從善而己不與君子所恥也事有害於人者有一人焉憫其爲害而欲去之雖謀之未審事或難成君子處此更當竭力以相之極慮以謀之明其理以定衆志巽其詞以和衆心於極難成之中委曲求成必不可得焉則已矣若片言依違勿論沮衆樂禍罪先歸我而憚勞失時之譏亦君子所恥也凡事之初幾皆利害兼焉衷以禮義一則定定則明矣既求其利又慮其害是有二心有二心者必偏受其害何也天下無無端而利害及之者率由義理有闕是以嗜欲乘間而入嗜欲者害之門也一心之中人禽相搏陰陽相戰寧靜失其體取舍揖其神陵亂之極必生悖謬是以偏出於害也蓋利之爲言與義爲對非與害爲對者也義與利有相搏之勢故足相勝害與利有相避之勢故常至于不勝義之於利猶疾病之於箴砭箴砭所以攻疾也故有必去之疾害之於利猶羅網於坦途凡所以避羅網就坦途者多方以從事左右以遷就展轉卻避亦安知羅網之所在故常與相值也總之人不知義則趨利與避害同一愚且悖也權依於衡者也衡者物之平也不越一衡之中移此儷彼是之謂權仁義禮智處事之衡也視其時所輕重移易以就之斯謂行權若必爲不義之事以行仁爲不仁之事以行義是舍衡取權也權將安附乎古之行權者或自捐其身或自墮其名夫捐軀墮名皆非常之事以其非常也是謂反經反經之謂權無可奈何而必出于反經是謂行權也夫無可奈何之事謂其與死亡爲鄰蹶而赴死不如巽以

行權。死而無所益。不如行權以爲後圖也。若欲自全其生。而戕人之生。可以安靜無事。而譎謀挑禍。是戕仁害義。不謂行權。故曰反道行權。亂之招也。降而愈下。人日以知計爲。物之權衡。禍福或中。道義盡悖。不明道義。故亦昧于禍福。以百年之禍。易一日之慊。而不自知也。則行權之說誤之也。嫌疑之害。馴致不測者有之。聖人絕嫌杜疑。則不測之害。無由而作。然聖人不以避小嫌而害大義也。萬物一身也。在己之義。猶在人也。古今一息也。今日之義。猶之古也。所行皆誠而無妄。則于義皆安。而不必嫌矣。禮之可決嫌疑也。疑者決之。非有所嫌而卻避也。避之一言。猶是以禮制心。事之當然。則合禮而已。不煩制伏也。卻千里馬不受。後有薦舉。未嘗忘之。然亦竟不薦也。此人可薦。則不薦者私也。不可薦而不薦。是謂以義勝私。何不忘之足嫌。兄子有疾。十起而安寢。子之疾。終夕不寐。此亦人情。非有私也。覺其有異。反爲私矣。有恩者避而不舉。有怨者置而不治。此乃全乎徇私。非循禮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可以處嫌疑之際矣。以私心待人者。自處不能無私者也。以機心疑人者。自處不能無機者也。君子言必由禮。動必由義。何私之有。何機之有。禮義所在。猶疑其私。猶疑其機。是疑之者之私。非君子之機。非君子之機也。人之立身朴直者。不必更求脂韋。拘謹者。不必更慕圓通。由己率常。順事恕施而已矣。先正學問踐履所當取法也。世俗之論。謂其不必如是。不當如是。聖賢之言。師友之訓不信。而世俗苟且便私之言。則信之。學問志行。不如古人不恥。而官職之高下。奉身之美惡。智巧之有餘不足。則恥之。士大夫自棄于聖賢者少。因緣披靡。漸遠聖賢者多。所以仰不媿。俯不怍。必非與世俗爲低昂者也。故才智以相資而進。志行

以獨立而成。羣居旅遊。可以增益才智。杜門深居。可以砥礪志行。求志行之士于深居。求才智之士于旅遊。若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不憂其無人也。君子之用心也。議論不必太深。深一層卽有一層之障蔽。是非不必刻入。刻一層卽有一層之頗僻。王允旣誅董卓。部曲望赦。而以疑貳遲之。涼州未安。而先設關東之防。此計之太深而滋蔽也。王安石勘登州婦人獄。違衆論而貸其死。此刻入取異而滋僻也。子產放游楚義也。咨于子太叔。遜以行義也。未嘗求深于本事之外也。溫嶠還都。李晟移軍。居虎豹之窟。而用權以濟。未嘗求刻于所事之中也。聖人言行平實。不求異人。蓋以實心行實事。自不能異人也。是則所謂道也。東山之詩。罷兵而歸者也。聖人于人。盡其道而已。不以初終異致。故卽始可以要終。處其下者。敬其終事如始事也。假令周公處此。口惠而實不至。雖零雨慰勞。終不免士卒之怨歎。貌忠而心不屬。雖赤舄安閒。不能弭閻左之憂畏。動于義不格于私。周公如是。士卒亦如是。始則上下同事。終則上下同德。所以爲過化存神也。

辨惑篇第八

有義利之辨。有理欲之辨。有君子小人之辨。不辨理欲。德則不固。不辨義利。知則未精。不辨君子小人。族類不分。勸戒不明也。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蓋義利之間。聖人所最重也。以人事言之。飲之食之義也。身體肥澤。義之利也。君子食飲而已。不求肥澤。小人則不然。飲食與肥澤。皆其所欲。或饕餮以求肥。或節省以求肥。皆爲利而已矣。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雖儉嗇不爲好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雖損所有若錙銖。不得爲好義也。輕施者必好奪。以其見施之有利。不見其非義也。屢盟者必速叛。以其見盟誓之有利。不若棄義之有利也。好利之心勝。雖有餘之時。常憂不足。展轉歲時。遂爲盈虛消息之理所概。而眞不足矣。以其不知有義。故盈虛消息人之所同。而不足之憂己之所獨。未及快意而與俱盡矣。王者措國於長久之地。貽子孫以久遠之業。孰曰非義。伯者壺飧之德。必歸於己。一節之善。必市於人。有所爲而後然。孰曰非利也。君子讀書窮理。措諸天下。則爲事業。事業者。窮理之終事。名位者。事業之緒餘也。小人志在名位。而後爲學。官資廩祿相競。升降顯晦相踰。去義日遠。嚮利滋深。雖臣子之義。率皆有意爲之。自以爲是。而不知蹈於惡。利心存焉爾。利之爲物。使人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奪之。所奪之人。必怨之矣。人見其好利。必賤之。賤之必遠之。見遠於人。亦怨之矣。義者。天下之公。故好義者。人皆好之。利者。衆所同欲。故好利者。人爭利之。利人爲惡。而伺其隙。助人爲惡。而受其利。不必攻戰之慘。而所傷多矣。是以戰國之人。皆以利祿爲實。道義爲名。有言道義失利祿者。皆以爲崇虛名。損實事。倒置若此。所以謂之亂世。聖人言義利之辨。以正性命之理。謂天之所命。固有義而已。背性違命。而後趨利。非有生常道也。君子居身於人之所棄。息意於衆之所競。非棄利也。安義焉爾。獨標脩潔之名。以形世之汙漫。亦云利心未盡。猶非義之義也。此義利之辨也。意之初動。皆理也。轉念而欲生焉。事之初幾。皆理也。稍閒而欲附焉。爭其界限在乎幾。辨其去取存乎豫。爭其界限者。出此入彼。其際甚微。如疆圉之事。此進則彼退。此得則彼喪。雖止尋尺。不可假也。辨其去取者。在乎勉强而已矣。甘食悅色。一日之內。强制二三。今日尚覺其難。明日

頗覺其易。常持此心。竝難易亦忘之。直不好而已矣。如冬裘夏葛。竝陳於前。非時弗服也。君子好脩。必能日進厥功。前之垢汙今之湔浣也。前之汙漫今之瑩潔也。前之激烈今之和平也。前之迂緩今之振迅也。如鑿木爲竅。竅擧則木空。負土湮流。土深則水淺。必不竝存者也。必不中立者也。旬月以後之去取。猶然旬月以前之去取。非怠棄也。卽自滿也。是不能勉强者也。有意動於理。措諸行事。乃放於欲者矣。亦有意雖未善。以措置不安。輟而弗爲。因之返正者有矣。未有意動於欲。措諸行事。能止乎理者也。欲之爲人害也。有搏而相戰者。有勝而相先者。有在外相困者。有在內相攻者。君子之學。具有平易之理。卽可勝一切相搏之欲。具有斂藏之理。卽可勝一切相競之欲。具有和粹之理。卽可勝一切外境之所困。具有廉貞之理。卽可勝一切內嗜之所敝。聖賢之書。古今之事。時王之法制。良有司之條教。皆平易者也。皆斂藏者也。皆和粹者也。皆廉貞者也。求所以勝一切之欲。無以易此矣。引鏡而自照。見其面不見其背也。以我觀人。面與背無遁形焉。以情觀理。見其是不見其非也。以道觀理。是與非無遁情焉。視天下事猶己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視己事猶天下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皆公也。公卽理也。以私心處己事。以己之私心處天下事。皆私也。私卽欲也。己有不見。人無不見。己與人有不見。道無不見。以道竝觀。如登高而俯視也。一念不存理。則欲閒之。一息不存理。則欲據之。其本皆理也。措之不當。則爲欲矣。觸而不檢。亦爲欲矣。戰而不勝。亦爲欲矣。因仍而自安。亦爲欲矣。理有反乎勢而相正者。有限于勢而相安者。有直行所見卽當者。有委曲遷就後當者。欲則不然。悻然求遂而已矣。此理欲之辨也。君子小人之辨。先自辨其心。若往而辨人。

亦自堅其心。使不昧所從也。其處顯一也。持身益恭。臨事益敬。謹其所知。不爲無益之知。擇其所行。不爲無益之行。天下皆仰其文明。必君子也。樂其翾且翔也。樂其馳且突也。鑿五常之德以行私。壞兆姓之良以遂欲。必小人也。其處窮一也。居之以敬恭。承之以靜一。其道常亨者。必君子也。承之以憤憾。居之以挫辱。致怨於人。而不可解者。必小人也。其有能也。人皆喜而道之。欲其道之行也。其未能也。人皆樂告以善。以共輔其不逮。必君子也。值其所能。則矜勝之狀。人不能堪。值其不能。忌疾見于面。齮齕盈于中。必小人也。非所譽而譽。則畏其害仁。非所毀而毀。則畏其害義。予人以可親。不樂其相附也。予人以可棄。不惡其相訾也。必君子也。譽人則恐其不知。毀人則怒其不服。聞毀則遷怒而多怨。聞譽則未同而色親焉。必小人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善善疾。而惡惡緩。不棄人于非類。不導人以非幾。小人持己不嚴。責人已甚。始則陵人以取是。繼乃勝氣以藏非。君子好言事之常。聞常理見伸而色喜。小人好言事之變。談權變勝正而神怡。君子言人之善。俛焉孜孜。惟恐不及。言人不善。恨己不能箴砭。恨其人不信吾言。不能助之改過也。小人言人不善。則掎摭小行。以汙大節。附會暗昧。以疑羣情。其稱道也。苟非親暱。苟非依傍。詞雖致美。而意不偕來。君子者。禮貌衰而趯然去。侵辱加而忿然起。直而不可撓也。銳而不可觸也。以無所係戀之心。必行其志。以無所撓曲之志。必盡其才。小人則怨尤深。而承以屈伏。殺機動。而將以笑言。深而不可測。柔而不可劘。乘是以陷人。而莫之禦也。強求脩飾。以求豫乎君子之流。此計不遂。明示天下。以人類之憂。使望之者。若磐石之不可觸也。學者於此。何所不容。而必欲辨之。蓋所憂者深。故辨之宜豫也。君子立

心。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有益於己。故其發志。無不直遂。如木之參雲蔽日者。其初皆萌生也。小人則不然。苟非有益于己。卽不復有益于人。故其發念。無不迂曲。如草之滋蔓穢塞者。其初皆勾出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直也。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曲也。以孔艱之心。害有覺之行。此義理之憂也。天地之氣。天下之物。凡膠結翕聚者。往往多所藏匿。凡疏通散處者。往往多所匡持。風行水止。自行自止。風過水平。渙然俱釋。何所容其係戀。何所容其險阻。小人則不然。以其善迎意指。亦欲人迎其意指也。以其好揣隱情。亦虞人之揣摩其情也。閒談指爲譏諷。論理疑爲箴砭。譏諷則不堪。箴砭則不受。忿而疾之。必思所以報矣。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輟之。有所爲則銳敏急疾。無所爲則傾搖懈怠。同利而在己者取多。同害而在己者取免。居則晏安自處。動則危險遺人。不幸共事。常相隨覆敗。且虞傾陷。此人類之憂也。君子循故事。安禮節。不自爲輕重。稽古訓。本天心。君臣上下共由之。羣才不聞其錄用。而無不用矣。小人則不然。非其意之所好。不欲引爲類也。非其情之所安。不欲樹爲義也。非其私之所便。不欲舉爲例也。以此心用智。必多譎詭之智。以此心逞才。必多邪慝之才。雖有君子。牽裹裳避之。日夕與謀。皆頤指氣使之流。以此共持國是。無所不亂矣。此世道之憂也。夫揉理之直以從曲。則不可共學。行竝植而心安忍。則不可共事。壞事之定體以快私。亂天下之是非。而使無所據。則不可共治天下。是以不可不辨也。昔太宗得良弓十數。以示工人。工人皆曰不良。帝問其故。工人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也。小人之心。適類於此。士大夫相見之初。學問人品。未必一覽而知。試徵叩之。觀其言詞所及。孰有喜色。孰有倦色。孰道

其詳。孰道其略。或審聽欣躍。或顧望愕然。亦可得其情矣。既得其情。即當置之不論。親疏貴賤。一以常禮待之。所以求免于亂世也。

繹志卷四

聖王篇第九

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脩己者敬也。所以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羅衆善。君之元也。膏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宥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爲元。以萬物之亨爲亨。以萬物之利爲利。以萬物之貞爲貞。萬物竝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偕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能。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生才也衆。格天也敏。享于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徵驗也。君德所重者存道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道心之精一也。蓋以有天下爲樂者。人心也。不以有天下爲樂者。道心也。荀卿曰。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知。此善言聖心者也。周公戒無逸。未述三宗勤敬。先言稼穡艱難。既述烈祖成德。終歸於省察民間之怨詈。蓋不念民力勤勞。雖有先王箴儆。不能止晏安之間作。不察小人怨詈。雖有祖宗恭儉。亦無救威怒之妄加。是以更端反覆。咨嗟詠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人主之心。天下治亂之幾也。屏絕私欲。心乎道義。端居深念。清夜自思。

必有見生民未安。政事未醇者。君心不忘稼穡勤勞。后妃嬪御。不忘織紝澣濯。一念所動。一事所行。不以自行其意。而所從者。臣民所共也。不憂拂己之欲。而所憂者。臣民所拂也。不惡觸己之怒。而所怒者。臣民所共惡也。不樂從己之欲。而所樂者。去乎臣民所共惡也。人君之尊。泰決者失于所恃。泰大者失于所蔽。泰動者不知其泥。泰信者不知其窒。泰亢者不知其極。是故冕璪肅其體。鸞和平其心。滋味實其志。圭瓚靜其氣。匕鬯重其守。環珮節其動。外屏不欲見外也。旒纊不欲見內也。蓋服食器用。而勸戒存焉。不待瞽史誦詩。侍臣進諫也。又且時日有戒。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稷食菜羹。是也。居止有戒。亡國之社。以爲門屏。是也。入廟門有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殷士膚敏。灌將于京。是也。以儆有位者自戒。三風十愆。申飭于卿士。匡弼於黼扆。是也。以告遠人者自戒。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是也。孝子慈孫之祧毀有戒。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君臣朝會。所奏之樂有戒。文王之詩。其言天人之際。興亡之理。是也。所居都邑有戒。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是也。成王訪落之章。康王御門之誥。見于詩書。蓋以先王堂構未成。靈爽未安。非後君逸樂之時。故嗣服之日。有深長思也。天下雖定。禮樂未興。其事未艾也。漸民以仁義。未至浹洽而深入。其事未艾也。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耿光大業。繼統在茲。未能宣揚聖業。其事未艾也。故易之爲書。以未濟終焉。天道惟其未濟。是以復生。天生地迄。萬古無盡。人主存未濟之心。是以卜年卜世。餘澤未可量也。此無它。皆所以全道心也。曰言堯舜之道。而不進人主以存道心。是舍本言末也。爲君之道。取天下至正之理爲師。而赴以必爲之志。故能不惑流俗。比德古人。何言乎至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民愛物皆仁也。

禁暴誅亂皆義也。恭儉莊敬皆禮也。體物類情皆知也。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未有不本此者也。得其一端之謂賢。時出不窮之謂聖。彼功利淺說。權變詭謀。刑名慘術。異端小道。不合聖人法言。先王彝訓。皆宜屏絕。君能謹此。則師法有定矣。何言乎必爲之志也。志在居身以正。則凡去淫溺。罷倡優。省游畋。交萬物有道。奉養有節。不勉强而克爲矣。志在內外皆得其正。則凡貴夫人。愛孺子。乘閒進熟。行其險詖私謁者。必不能遂。親屬恩澤。必不使與聞朝政。不以便辟充耳目之官。不以嬖御士疾莊士矣。志在百官無不正。則必任賢使能。虛衷以受益。燕處之時。選端人正士居其側。博聞者資善。方正者司過。成就一世人材。以備無窮之用。儉佞不屏自遠矣。志在萬民無不正。則平刑罰。省繇役。薄賦斂。務使德厚吏良。人樂其生。無犯法之事矣。志在古聖爲法。則知天下之道。散寄衆事。亦散寄衆人。合天下之善而道始全。盡天下之心而善可合於心也。得大賢而用之。然後盡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事矣。君能行此。則志趨有定矣。然而衆正之本。尤在君德。人君者。天下所共承事也。目不乏於視。有爲之致所視者。耳不乏于聽。有爲之給所聽者。口不勞於言。有爲之宣所言者。動不自爲功。有爲之奏其功者。心不煩於慮。有爲之極所慮者。以其備四海之奉而承事者衆也。由此推之。喜不自賞。有爲之賞者。怒不自誅。有爲之誅者。嗜不自淫。有爲之淫者。欲不自恣。有爲之恣者。過不自積。有爲之積者。怨不自搆。有爲之搆者。以其處無上之勢而導諛者衆也。由前之承事則可悅。由後之導諛則可危。以爲小物而忽之。卽此忽易之心。養成大敵。謂控持在我。而輕發之。豈知事機一發。卽非我所控持也。是以

聖王之心一切出於誠敬祖宗艱難啓土不忘於懷前聖寅畏戰兢不弛于中身心潔清嗜欲不亂精神凝聚終始如一自正其性然後能正天下之性書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之謂也又莫尙乎昭明賞善罰惡與衆共之莫敢冒功匿罪矣開誠布公由乎正直莫敢欺慢窺覦矣宣昭明著使人易知勿示之以難測莫敢讒佞比周矣匹夫爲善而知人君之志同也貴大臣藏慝而知刑辟之不可貸也不以無益觀游坊有用歲月不以無益玩好賤清廟明堂之用器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營以非物則邪慝之人伐性之事無由至其側矣上不以滋味爲悅下不以貢獻爲功不至梯山架壑采取供御之物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不遂其生矣道德爲麗慈仁爲美宮庭奇巧輕纖之具不市于州郡非服食器用不受象胥所貢遠人方物用以班賜臣工示不私諸己亦不使身之所須因有餘以生侈肆矣加以金丹不御佛老不奉祥瑞不賀工築不勤孳孺不收大號不盈內降不下疏幸臣而絕旨酒遠南威而盟强臺則仁如堯禹壽若松喬矣鹿鳴四牡至誠盈于中嘉好接于外所以人心感動音旨和平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人主以上哲之資日與賢臣圖事虛心詢訪以求義理之中無以辯論馳騁上下古今展意顓事謂羣臣莫及稽古之儒方正之士亦自信所學輔翼其上上下之間有恭敬以將之有物采以酬之則合乎鹿鳴之三矣以民俗善惡觀政治得失民之時雍君之協和也以君身嗜好度民間情欲君之歡豫民之歌笑也不立法求治所以使天下治辨者賞善罰惡之典明也不飾智防奸所以使天下淳樸者黜浮去僞之旨明也不更化變俗所以使四方回心嚮道者致公崇正之令明也力役

繁多恩詔恤之不若罷作休之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禁天下不服不若禁三服官不作朝廷之上更無餘事與天下臣民相忘于太和相喻于教化所謂吏人奉法百姓還淳皆不以文具悅目虛美薰心天下之善皆象人君之善則天下之福莫非君身之福而合乎天保之旨矣昔之人君其心一放百慝皆作嗜欲多則擾亂奉養濃則昏濁志意放則卑暗三者存于心求政潔清不可得也喜輕則易嘗怒輕則無威言輕則多失動輕則多阻四者見于躬求政凝重不可得也好詢訪爲名則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矣好益下爲名則吾儕小人輟饗飧勞吏矣好服遠爲名則東鰓北女來獻其琛矣好闢地爲名則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爲賀表矣忠篤內喪華美外麗至于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盜賊不白流亡不上矣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推而廣之則小雅盡廢天下亂矣夫君德不純理欲之界未清也一念之頃公私邪正皆具則一廷之上君子小人竝存一令之行利害得失相紛民未受得之利先受失之害未食君子之福先被小人之禍此由德不一也人君親賢勤政之外不宜多所嗜好有一事嗜好即有一事恩倖多一人恩倖即多一人毀譽主不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不得進不好馬則韋槃提斛斯正不得近不好擊毬則四方不進趫勇不好宴樂則倡子倡人不與朝會不好俳優則舞魅醜言無由巧詆賢相矣不好微行則烏集雜遝自遠輕車小輦之名不傳於四方矣元帝隕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而定陶王亦能之幾以是易太子賴史丹以免太子之危也元帝隕丸之技有以致之也楊億入直忽被召至禁中眞宗示文一篋曰卿識朕手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嘗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而退蓋

入欽若之譖也。眞宗攻文。與下相競。有以致之也。徽宗隸畜梁師成。命處殿中。御書號令。皆在其所。師成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之矯僞。徽宗善書。天下傳習。有以致之也。徽宗遣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貫游。不舍晝夜。晝屏障扇帶。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入相。京之因緣以進。徽宗書畫奇巧之好。有以致之也。此無他。德不一也。文中子曰。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此君道之要也。

聖學篇第十

說命之篇。君學備矣。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蓋虛以受人。則賢士樂進。勤以勵己。則淸明在躬。作聰明。亂舊章。非所謂遜志。有所爲。則作之。無所爲。則輟之。非所謂時敏也。又曰。惟斆學半。帝王無設教之事。而盡倫盡制。所以教人也。聽政糾刑。亦所以教人也。親君子。遠小人。亦所以教人也。教人者。所以自學也。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之義。無不中正純粹。得其一端。卽有一端之益。得其全體。卽有全體之益。惟涉獵强解。遺忘。則無益也。故所重在有獲。祖宗成法。皆爾時君臣。原始要終而斟酌之。本無不善。但服習久而怠玩生。文具雖存。惴意盡失。爲子孫者信之深。而守之固。於以究其訛舛。詳其節次。決其疑似。振其廢弛。故期之以無愆。此帝王之學也。人君之學。以養德爲先。施政次之。人主之德。其端有四。含宏寬大。物莫不育。謂之仁。剛果斷決。事莫不裁。謂之義。恭謹齊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與大小臣

工商權而勉勵至於史官所贊臣下所稱所云放勳重華聖神文武者亦不越四德而底於至也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書所稱四學是也其言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謂凡人主親親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謂凡人主長長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謂凡人主用人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謂凡人主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大賢馭小賢之事皆在其中矣又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說四學其目而太學其所也師傅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晝之所爲夜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傅又從而匡正焉則嗜欲之心非僻之事所滌蕩亦多矣釐錯之說亦有四焉其言曰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其說要使人主益尊天下益恭屏營惕息以奔走從事未嘗不善也然人君不以愛人爲心必使畏而服之則與仁道反矣聽言受事不求其宜但使不敢欺蔽則舉措不必合義矣不敦典庸禮致時雍之化但以安利爲悅是上下之維持不以禮矣不能使人自盡其忠孝而勉强以從上險薄詐僞相伺日進趨走承順而藏不測之心前有亂賊而主不知不可言智矣誼本四德爲學錯反四德爲學古今之論所以取誼不取錯也蓋德者善之既成也善者德之所宗也人君德盛則求治之心專一不貳故樂於爲善爲善既多則因事有言莫不戴德而出故善言亦多善言既多則四海之內莫不稱述讚歎而感化者亦多感化既多又何

必畏之後服。刑之後威。動之以利。以求其悅。課之以行。而求其備哉。此不辨於其政。辨於其學也。四學之外。又當愼其所近。謹其所習。人主視天下之人。無足敬者。其心必放。更不可言。敬天勤民矣。視天下尤物。無不欲致諸前。其志必狃近小。不圖遠大矣。他若宦官宮妾。不能皆知聖賢之書。必選擇而後近。俾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狎進。以爲好學之累。他若服食器用。雖無當於學問。皆近質朴。屏巧麗。不以日新之翫好。賤禮度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亦君德之助也。成王初嗣天位。周召恐其處億兆之上。居逸樂之中。不能檢束其心。而放於淫欲。故諄諄以夏商歷年爲戒。至于三年喪畢。猶然思慕未平。則其德純矣。始見祖廟。作詩以道延訪之意。思述先王盛德。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諸祖考。而不專其名。後王取此詩。以爲廟見樂歌。而世世取法焉。後世經筵之典。是其遺意。其事綦重矣。然而講筵之義。大抵尊君卑臣。非復先代之舊。大臣在前。史官在側。人主一言一動。皆有繩束。不能優游悅懌。樂親帷幄。故楊守陳請開經筵。御午朝。一日之間。居文華殿時多。處乾清宮時少。俾賢才常接耳目。視聽不偏左右。王鏊請于便殿側。依仁宗宏文閣故事。選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或卽以日講之臣兼宏文之職。時御經筵。以昭國家盛典。日造宏文。以崇聖學實功。其說皆可常行也。推本言之。人主之學。正心爲要。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苟非學以定志。何以卓然自立。不爲搖動。雖天資盛美。猶必戒常情所忽。學日躋而德日富。不可謂聖智之資。無事警省也。聖賢平淡之旨。實理之用。日陳于前。[illegible]之以福利。恍之以鬼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稗官野史。浮屠老子之學。以

工商淮而勉[illegible]其間如有用歲月也又必使知吾身所爲卽古今成敗之迹所由見端非夫歲月所習爲一學日用所行又爲一學也聖賢論學言理必言欲言治必言亂言成必言敗言是必言非言精必言粗言義必言利以相對待以相映發以相砥礪如父師之教端莊和悅皆不可廢也後世喜稱吉祥惡聞凶惡是以言論之間常去其半以就流俗所忌朝廷之上遂有進講輟國風之論于是一篇之簡可刪略者居半故學問有勸而無懲有喜而無畏有嗜好而無怵惕是以人君之學不可辟諱凶咎削去規箴也爲講官者必取志行端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朝宁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它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有納誨之名無啓沃之實講筵之上不可攻擊朝士樹植黨與使人主薄其言因以鄙其人因以慢其職也夫帝王之學不越里塾之書格天之業亦在章句之內但當習之有法用之有恆不墮文字之名不啓怠惰之端不以淺近妨深遠不以有限失無窮則夫高宗成王豈遠乎哉